

# 余光中 选集

## 第一卷

### 诗集



◎◎  
黄维樾  
江弱水 编选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问风啊

究竟从何处你吹来  
怎么带点奇异的香

像是风信子

在上风初开

紫色的风信子

或者薰衣草

也带点  
外的阳

# 余光中選集

YUGUANGZHONG  
XUANJI

◆ 第一卷  
詩集

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钱 江

装帧设计:江弱水 王潇冬

余光中选集(第一卷)

诗 集

黄维樑

江弱水

编选

---

出 版:安徽教育出版社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教育出版社发行部(合肥市桐城路145号)

邮政编码:230061

经 销:新华书店

排 版: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

印 刷:合肥远东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9.25

字 数:160 000

版 次: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5 000

标准书号:ISBN 7-5336-2315-0/I·54

定 价:14.50元

---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## 璀璨的五彩笔

黄维樑

余光中是 20 世纪中国诗文双璧的大作家，手握五色之笔：用紫色笔来写诗，用金色笔来写散文，用黑色笔来写评论，用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，用蓝色笔来翻译。他于 1928 年出生于南京，祖籍福建永春。1950 年到台湾，诗名文名渐显，至 60 年代奠定其文坛地位。数十年来作品量多质优，影响深远，凡有中文书店的地方，就有人买其作品，诵其作品，其诗风文采，构成 20 世纪中国文学璀璨的篇页。

他生活于学府与文苑之间，除了抗战时期逃过难之外，岁月没有受时代风云直接而灾难性的影响，但他敏感善察，与时代社会共呼吸，其彩笔常常触及民族以至全人类的痛苦经验。他诅咒文革，把它喻为“梅毒”（见《忘川》）；他责备人类对环境的破坏，说臭氧层蚀穿这类“天灾无非是人祸的蔓延”（见《祷

女娲》)；尽管 20 世纪科技发达，文明进步，然而，有时“惶恐的人类无告又无助”（见《欢呼哈雷》），备受种种威胁。余光中的作品，有时透露了一种深沉的悲剧感。

不过，如果余光中只是敏感善察，以作品反映时代社会，而缺乏富赡的想象、精湛的学养、创造性的文字功力，则他就不成其为余光中了。他是钟情、多情于世间万事万物的作家，天文地理、艺术人生都灌注了他的文思诗情。然而，文学是文字的艺术，文学离不开文采；余光中这位文学家的成就，彰彰明甚的是“采”。他情采兼备，而“采”使其“情”得以传之久远，使其“情”通达读者的心。余光中这个名字，用我的话来解释，代表的是光彩夺目、光华四射的中文。他笔下总是藻采斐然，奇比妙喻飞翔于佳章丽句之间，加上曾一度刻意创新词组句法，其散文创作号称余体，60 年代以来，吸引了台港海外以至国内老中青各类读者。王鼎钧说余氏的散文“焕发了白话文的生命”，“他的修辞方法成为时尚”<sup>①</sup>。柯灵 80 年代初期首次读余氏散文，非常惊喜，“自此锐意搜索耽读，以为暮年一乐”<sup>②</sup>。其他作家或学者如郑明嫄、沈谦、流沙河、李元洛、何龙、雷锐等，都先后成了余氏散文的忠实读者。我早在读大学时期开始看他的《逍遥游》、《唛呵西部》诸文，眼界大开，惊讶于这样博丽雄奇的大块文章。我当时的喜悦，自信比英国诗人济慈初窥蔡译《荷马史诗》要大得多。下面是《逍遥游》的片段及我的解说。

“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喷射机在云上滑雪，多逍遥的游行！”喷射飞机这现代发明，与古代《庄子》逍遥之旅联结在一起，这靠的是学养与想象。

“曾经，我们也是泱泱的上国，万邦来朝，皓首的苏武典多少属国。长安矗第八世纪的纽约，西来的驼队，风砂的软蹄踏大汉的红尘。”寥寥几句就具体地写出了汉唐盛世。长安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（cosmopolitan），犹如今之纽约。“矗”字用得简劲，形象鲜明。金圣叹如果起于九泉，一定称妙称绝。

“曾几何时，五陵少年竟亦洗碟子，端菜盘，背负摩天楼沉重的阴影。而那些长安的丽人，不去长堤，便深陷书城之中，将自己的青春编进洋装书的目录。”60年代台湾青年留学美国之风极盛，留学生文学应运而兴。吉铮、於梨华、白先勇、张系国等在其小说中反映留学生的生活忧喜和文化冲突。论意象之醒目、历史感之深厚，上引余光中的诗化文句，怎能不是留学生文学的首选？80年代开始，喷射飞机载负另一批五陵少年和长安丽人从西安、上海、北京到美国，而且更为“怒而飞”，更为壮观，他们同样“背负摩天楼沉重的阴影”，同样“将自己的青春编进洋装书的目录”。钱宁写的《留学美国》一书，大可把上引的句子录于扉页。余光中以诗为文，普通读者觉得“将自己的青春编进洋装书的目录”隽句新妙；谙于文学理论的人，自然可以谈谈这类句子的“陌生化”（defamiliarization）效应。

“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，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？”短短这个句子，金圣叹一定又要叹为才子的大手笔。这里藏了一个爱情故事，可能浓缩了於梨华、白先勇留学生小说的内容；这里藏了一篇文化论文，可能概括了刘述先、杜维明中西文化论述的要义。情人不再叫做淑仪、自珍了，她取了洋名玛丽，可能更认识了洋人彼得或保罗。她已陶醉在 Peter, Paul and Mary 乐队的旋律中，你再送她一首《菩萨蛮》这样的国粹，她还领情，还倾心吗？这里引述的《逍遥游》片段，顺着次序，一小段一小段地引。在此之前，该文还有下面的句子：

“脚下是，不快乐的 Post-Confucian 的时代。凤凰不至，麒麟绝迹，龙只是观光事业的商标。八佾在龙山寺凄凉地舞着。圣裔饕餮着国家的俸禄。龙种流落在海外。诗经蟹行成英文。……这里已是中国的至南，雁阵惊寒，也不越浅浅的海峡。雁阵向衡山南下。留学生向东北飞，成群的孔雀向东北飞，向新大陆。有一种候鸟只去不回。”凤凰、麒麟、龙、雁、孔雀在这里飞着，缤纷复凄凉，绘成一个中国文化不快乐的时代。

《逍遥游》写于 1964 年，在余氏赴美教书两年的前夕。1966 年他写了《登楼赋》，文采粲然超越了王粲，而其凄凉愁怀则一。余光中在纽约登上帝国大厦，登高能赋，一抒郁结：“你走在异国的街上，每一张脸都吸引着你，但是你一张也没有记住。在人口最稠的曼哈顿，你立在十字街口，说，纽约啊纽约我

来了，但纽约的表情毫无变化，没有任何人真正看见你来了。……纽约有成千的高架桥，水桥和陆桥，但没有一座能沟通相隔数英寸的两个寂寞。……终于到了三十四街。昂起头，目光辛苦地企图攀上帝国大厦，又跌了下来。”这里兼有王粲和卡缪（Albert Camus）两种异乡人的情怀，既是乡土的，也是存在主义的，真是载不动许多愁。不过，我这里不惮烦地引述，主要目的仍在说明余氏的藻采：他生动生辉的文字。

同年写作的《噢呵西部》，其阳刚的动感，成为余体文的明显标记。余光中暂时抛却文化的忧愁，融入美国西部辽阔的风景：“噢呵西部，多辽阔的名字。一过米苏里河，所有的车辆全撒起野来，奔成嗜风沙的豹群。直而且宽而且平的超级国道，莫遮拦地伸向地平，诱人超速、超车。大伙儿施展出七十五、八十英里的全速。霎霎眼，几条豹子已经窜向前面，首尾相衔，正抖擞精神，在超重吨卡车的犀牛队。我们的白豹追上去，猛烈地扑食公路。远处的风景向两侧闪避。近处的风景，躲不及的，反向挡风玻璃迎面泼过来，溅你一脸的草香和绿。”上引的“撒野”、“豹群”、“犀牛队”、“扑食公路”、“溅你一脸的草香和绿”真是活脱脱的语言，彰显了比喻大师的本色。

《逍遥游》、《登楼赋》、《噢呵西部》写中西文化，写异国情怀与风光，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内容开拓新领域；其锐意铸造新词汇新句法，为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提升新境界。这些篇章，加上《鬼雨》、《听听那冷



雨》等，建立了余氏文豪的地位。身处文化交锋交汇的多元文化（multiculturalism）时代，余氏以其抒情彩笔，纵横捭阖，缔造了一个中西古今交融的散文新天地。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，大概无人能出其右。他的散文杰构实在太多了，读者自行品尝吧，《高速的联想》、《催魂铃》、《飞鹅山顶》、《何以解忧》等等，自然是不能错过的。余氏色彩璨丽的散文，为他赢得了名气，也赚到了可观的润笔。他用金色笔来写散文。

余光中的散文不同于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徐志摩等五四以来的散文，他的诗也不同于闻一多、何其芳、卞之琳等的新诗。半个世纪中，余光中写了近千首诗。《等你，在雨中》细绘池畔小情人的等待，《欢呼哈雷》宏观星际大宇宙的沧桑，其时代人生咏物写景题材的广阔，可谓遥领20世纪中国诗人的风骚。西方现代诗人有这样博大题材的，可能也不多见，甚至没有。例如，一代宗师、得过诺贝尔奖的艾略特，其作品数量及题材广度，就不能与余氏相比。

“虽多亦奚以为？”作品数量及题材广度自然绝非大诗人的充分条件。文学是文字的艺术，诗是文字艺术中的艺术。一切的诗心诗情诗教，必须有诗艺来承托，来增华，才成为真正的诗。赋比兴是诗艺的基本，中国人说了两千多年。阿里士多德认为创造比喻是天才的标志；雪莱直截了当地指出：“诗的语言的基础是比喻性。”余光中敏于观察，长于记忆，善于联想，加以学养丰富，最能发现此物和彼物的关系，

赋予甲物乙物新意义。他正以比喻性语言写诗，而他是比喻大师，像荷马、莎士比亚、苏轼、钱钟书一样。

他的很多首诗，一发表就传诵，如《我之固体化》、《乡愁》、《民歌》、《白玉苦瓜》、《欢呼哈雷》、《控诉一支烟囱》、《珍珠项链》、《红烛》等等，为什么？我想，原因之一，是它们都用了比喻。比喻是诗歌的翅膀，是孔雀的翠屏。去掉了翅膀，诗歌飞扬不起来；去掉了翠屏，孔雀这美丽的鸟就被解构了。下面是《我之固体化》：

在此地，在国际的鸡尾酒里，  
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——  
常保持零下的冷  
和固体的坚度。

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，  
也很爱流动，很容易沸腾，  
很爱玩虹的滑梯。  
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，  
我结晶了，透明且硬，  
且无法自动还原。

此诗写于1959年，余氏当时在美国爱奥华大学的作家写作室。同班有不同国籍的作家，“国际的鸡尾酒”指此。余氏远离祖国，在异乡作客，有此冰冷

的感觉。余氏在此诗用了一个精彩的比喻：把自己形容为冰块。《民歌》写于1971年，分为四节，如下：

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 
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 
从青海到黄海  
风 也听见  
沙 也听见

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 
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 
从高原到平原  
鱼 也听见  
龙 也听见

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 
还有我，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 
从早潮到晚潮  
醒 也听见  
梦 也听见

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  
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 
从A型到O型  
哭 也听见  
笑 也听见

流沙河对此诗有极精到的析评。他说：“红海喻血液在体内，象趣迷人。”<sup>③</sup>又说：“四段四层，层层进逼，锐不可当。”确实如此。从黄河到长江，由北至南，地理与气候配合。流沙河极言此诗格式严密。诚然，像余氏新诗脉络清晰、结构严密、明朗可读的，求诸6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、80年代的大陆朦胧诗，极为罕见，多的是朦胧纠缠晦涩的分行散文。余氏的诗，可读且耐读。“从青海到黄海”，“从高原到平原”，“从早潮到晚潮”，“从A型到O型”，有对称之美，且一如流沙河说的用词仿如“天造地设”。我还可指出，“鱼也听见/龙也听见”显示了作者的非凡功力。杜甫在长江之畔写《秋兴》八首，有“鱼龙寂寞秋江冷，故国平居有所思”之句，余氏的鱼龙等语，默默用典，善读诗者沿波讨源，可上溯至老杜感时忧国的诗心。流沙河说《民歌》中“民是中华民族，歌是声音，民歌就是中华民族的声音”，其“悲壮情怀贯彻全篇”。可以说，若非诗人的诗艺贯彻全篇，作品就不可能发挥悲壮感人的力量。

《控诉一支烟囱》是环保诗，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回响，对高雄市改善空气质素有积极的作用。这首诗的社会功能，与其艺术魅力有关。污染空气的工厂烟囱，被斥为“像一个流氓对着女童/喷吐你满肚子不堪的脏话”，它“把整个城市/当做你私有的一只烟灰碟”，害得“风在哮喘，树在咳嗽”，“连风筝都透不过气来”。在《珍珠项链》中，余氏把夫妻生活及

其感情浓缩为三粒珠子：“晴天的露珠”、“阴天的雨珠”、“分手的日子……牵挂在心头的念珠”。这些珠子“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”，用来送给太太，在他们的三十周年结婚纪念日。《红烛》也写夫妻的恩爱，把二人比喻为一对红烛，一直并排烧着，从年轻的洞房之夜开始，到如今。“哪一根会先熄呢，曳着白烟？/剩下另一根流着热泪/独自去抵抗四周的夜寒”。文学家锐意创新，例如创造新的比喻。用比喻是文学的常规，用比喻这个理论却是打不倒，创不了新的。我们可根据所造新鲜妥贴比喻的多寡，作为衡量余氏诗艺的一个标准，正如我们以此检视中外古今其他作家的艺术成就。余光中绝对是一位比喻大师。

余光中的诗，辞采粲然，而且，章法井然。很多现代诗有句无篇，无政府主义地颠覆了传统诗歌熔裁组织的法则。余氏的诗，绝不如此，他维护诗艺的典章制度、起承转合。其诗的结构有多种方式，予人变化有致之美感；至于松散杂乱等某些现代诗人常犯的毛病，在余氏诗集中是绝迹的。他是富于古典主义章法之美的现代诗人。《民歌》的结构，上文已称道过。较长的作品如《苦热》、《欢呼哈雷》等，其前呼后应、严谨周密处，堪为许多现代主义诗人的正面教材。现代诗的困境之一是读者少，读者少的原因之一是诗的内容难懂，难懂的原因之一是结构混乱。余氏的诗明晰、明朗、可读、耐读，吸引了读者，维护了现代诗的名誉。

余光中的诗艺，还见于他建立的半自由体（或半格律体）格式：诗行不很整齐，也不过分参差；押韵，但不严格。他还擅于营造长句，下面以《珍珠项链》的下半篇为例加以说明：

每一粒都含着银灰的晶莹  
温润而圆满，就像有幸  
跟你同享的每一个日子  
每一粒，晴天的露珠  
每一粒，阴天的雨珠  
分手的日子，每一粒  
牵挂在心头的念珠  
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  
依依地靠在你心口  
全凭这贯穿日月  
十八寸长的一线因缘

在这里，诗行的长短不同，但不太参差。“莹”“幸”押韵，“链”“缘”押韵。而这十一行，合起来是一个长句。这句子长而不冗不乱，具见诗人调遣文字组织句子的功力。而这是与他的英诗修养分不开。余光中精湛于中英文学，兼采两个传统的长处，融合于其作品之中。以下是余夫子的自述：

“无论我的诗是写于海岛或是半岛或是新大陆，其中必有一主题是托根在那片后土，必有一基调是与滚滚的长江同一节奏。这汹涌澎湃，从厦门的少作到

高雄的晚作，从未断绝。从我笔尖潺潺泻出的蓝墨水，远以汨罗江为其上游。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，我手里这一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，上面似乎还留有他们的掌温，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。

“不过另一方面，无论主题、诗体或是句法上，我的诗艺之中又贯串着一股外来的支流，时起时伏，交错于主流之间，或推波助澜，或反客为主。我出身于外文系，又教了二十年英诗，从莎士比亚到了尼生，从叶慈到佛洛斯特，那‘抑扬五步格’的节奏，那倒装或穿插的句法，弥尔顿的功架，华滋华斯的旷远，济慈的精致，惠特曼的浩然，早已渗入了我的感性尤其是听觉的深处。”<sup>④</sup>由是可见，他的诗融会古今中外，题材广阔，情思深邃，风格屡变，技巧多姿。他可戴中国现代诗的桂冠而无愧。余氏用高贵的紫色笔来写诗。

积学以储宝。这是余氏创作中西合璧的基础，也说明了其评论视野广阔的原因。上面说他有五色之笔，以黑色笔来写评论。说是黑色笔，因其褒贬力求公正无私，有如黑面包公判案。余氏具有中西文学的深厚修养，撰写文学评论时乃得纵横比较，古今透视，指出所评作品的特点，安顿其应得的文学地位。文学评论是余氏的另一项重要成就，在《分水岭上》、《从徐霞客到梵谷》二书和其他文章里，他的表现和专业的、杰出的批评家没有分别。

余光中还用红色笔和蓝色笔。他是一位资深的编辑，编过文学杂志和文学选集。《蓝星》、《文星》、

《现代文学》、《中华现代文学大系》等等，其内容都由他的朱砂笔圈点而成。他选文时既有标准，又能兼容众家，结果是为文坛建立了一座座瞩目的丰碑。这位编辑在审阅文稿时，一丝不苟，其严肃处，有时和批阅学生的文章一样。文学是文字的艺术。文字的运用，其精粗高下，是余氏数十年来日夕关怀的大问题。现代中文深受英文等西方语文的影响，影响有好坏。使中文丰富、生动的西化，谓之善性西化；使中文臃肿、笨拙的西化，谓之恶性西化。余光中和他的同道同文如蔡思果、梁锡华、黄国彬等，是清通优美中文的“守护天使”，又仿佛是力战粗劣中文这大风车的唐吉珂德。余氏的论中文西化诸文，气壮华夏山河，有“文起当代之衰”的力量。

恶性西化的中文，最早出现于翻译，而“翻译体中文”的弊端，诸如用字贫乏、滥用副词词尾、词组冗长、滥用被动语气、盲目搬用繁复别扭的其他英文句法等，余氏从60年代开始，就口诛笔伐。他从事翻译、翻译评论、翻译教学数十年，主张“要译原意，不要译原文”，“最理想的翻译，当然是既达原意，又存原文。退而求其次，如果难存原文，只好就径达原意，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”<sup>⑤</sup>。余光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，卷帙颇繁，诗、小说、戏剧都有，对诗尤其用力用心，有时用心至苦，有如修炼译道的苦行僧。他的翻译固然大有贡献于文化交流，他也以自己的翻译为例子，说明译文与恶性西化中文之间可以划清界线，希望读者获得启示，择善而从。翻译始终



以信实为第一义，以“译原意”为基本要求。余氏以蓝色笔来翻译，在色彩象征中，蓝色正具有信实之意。

余光中凭其璀璨的五色之笔，耕耘数十年，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。五色中，金紫最为辉煌。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，旁采西洋艺术，在新诗上的贡献，有如杜甫之确立律诗；在现代散文上的成就，则有如韩潮苏海的集成与开拓。

余氏作品，畅销长销，享誉于世。近十余年来，国内纷纷出版其诗集文集，从广州到长春，大江南北传诵着其作品。这次安徽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余光中选集五卷，一为诗集，二为散文集，三为文学评论集，四为语文及翻译论集，五为译品集，最能反映余氏文学的全面成就。五彩笔挥洒结晶为五卷书，这是余氏的五经，有五色的璀璨、五音的铿锵、五香的浓郁、五金的坚固、五车的渊博，是这位诗宗文豪迄今为止最佳的选集。选集的编辑，由江弱水君倡议，余光中先生同意，安徽教育出版社全力支持。我与弱水商定编选原则与范围，由他具体抉择作品。我在上文论述余氏的诗风文采，作为导言。历来评论余氏诗文者甚多，我先后编辑了两本书，可供参考：一为《火浴的凤凰：余光中作品评论集》，台北，纯文学，1979年；二为《璀璨的五彩笔：余光中作品评论集》，台北，九歌，1994年。

余氏生平，可于多部专著或作家辞典中见到。为了方便本书读者，现简述如下。